

徽州传统聚落、巴斯古城城市色彩形成 成因分析与比较

唐洪亚

(安徽农业大学 轻纺工程与艺术学院, 合肥 230036)

【摘要】: 当今在城市建设中, 城市色彩体系并没有被完全建立。为了能更好地建立一个与当地文化、环境、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相符合的城市色彩体系, 许多学者开始从拥有成熟色彩体系的古聚落中寻找答案。徽州传统聚落和巴斯古城分别位于中国和英国, 各自拥有青、黑、白色系和蜂蜜黄与深灰色系, 二者虽然色系不同, 但其色彩体系的建设均被世界所公认。文章通过分析和比较这两个不同城市色彩体系的成因, 研究了成熟的城市色彩形成的原因与规律, 这将有助于中国城市色彩体系的积极建设, 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徽州传统聚落 巴斯古城 城市色彩

【中图分类号】: TU984, TU1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3634(2018)04-0103-07

一、城市色彩——城市文化的本质体现

城市色彩, 指的是城市公共空间中有裸露物体外部被感知的色彩总和, 包括建筑、植被、基础设施等^[1]。一般而言, 分为人工色和自然色。人工色指的是人为所创造的物质颜色, 如楼房、围墙、乃至人的服饰等; 自然色则指的是自然风景, 包括树木、河水、山谷等, 两者共同构建了的城市色彩系统^[2]。

城市色彩是一个城市的历史和文化积累, 世界上许多城市中, 有很多已经明确了城市色彩的概念, 并定义和统一了自身的城市色彩体系, 如巴黎已经确定了奶酪淡色加深灰色系, 罗马因其遗留的建筑遗产大多以土红加米黄色为主色调, 而也明确了该色系为罗马的色彩体现^[3]。在中国, 部分城市已经开始研究并提出建立自身的色彩体系, 如北京就确立了灰色系为主色调, 哈尔滨受俄罗斯殖民文化的影响而拥有大量的米黄色和黄白色的建筑, 为使得其文化得以延续, 也确立了该色系为本市的城市色彩^[1]。

城市色彩之所以被定义, 主要来自于自身所属城市的历史文化的自然发展, 政府部门负责保护其自身的文化本质, 从而统一了城市色彩^[1]。为此, 该领域的研究也引起了不同方面学者的兴趣, 推动了“建筑色彩规划”和“色彩地理学说”等相关学科的兴起^[2]。可以说, 城市色彩是城市文化的本质体现, 其对推进城市规划的水平以及提高人居空间的质量具有重大作用。

二、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城市色彩现状

1. 徽州传统聚落的城市色彩现状

古徽州又名新安, 其发展虽然可以追溯至唐代, 但其社会结构和文化则成熟于明清时期。自明朝以来, 徽州开始逐渐形成

以自身建筑色彩体系为前身的城市色彩体系，主要体现为以宗族思想为指导下代表不同社会等级的各类建筑^[5]。

明朝时期，政府对住宅的装饰（颜色）有严格限制^[6]，如第一等级为望族贵人，建筑装饰豪华，“用金漆及兽面锡环。家庙三间，五架。覆以黑板瓦，脊用花样瓦兽，梁、栋、斗拱、檐桷彩绘饰”而次之的第二等级，则依据官居品位来决定建筑具体的主色，如一、二品官员住宅可以“檐桷青碧绘饰。门三间，五架，绿油，兽面锡环”，而六品官以下则为“厅堂梁栋祇用粉青饰之”，最低等的平民则“不许用斗拱，饰彩色”^[7]。古徽州地区因大部分为农民和商贩，所以无法使用金、黄、红等明亮颜色，导致古徽州地区的建筑基本为青、黑、白色系^[7]。该色系延续至今，成为了徽州传统聚落的城市色彩基础（图 1a，b）^[8]。



图 1（a，b）青黑白色系为古徽州传统聚落的城市色彩系统（笔者自制）

时至清代，徽州宗族思想和风水观念的交融在封建社会文化的影响下达到巅峰^[6]。第一，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徽州聚落布局讲究天人合一，喜“天”色，为黑，好“水”色，为青色，并且用白色连接，象征自然道法，相互包容^[6]。第二，程朱理学其蕴含的道家思想对素色和“无彩”独有尊崇，其提倡“无彩”为最贴近自然的美学标准^[6]。第三，徽州宗族思想强调“忠，义，礼，法”，体现了子孙对祖先和家族敬畏。黑、白、青色系表现了庄重与简明，后转化为强烈的色彩象征意义，与徽州宗族体现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相互结合。青、白、黑色系由此定型，成为了徽州传统聚落的风貌标志，后又被称之为“粉墙黛瓦”，“青山绿水”^[6]，闻名于世界，惊叹于世人。

2. 巴斯古城的城市色彩现状

巴斯古城位于英格兰西南埃文郡，是英国唯一被冠以世界文化遗产称号的整体聚落，与古徽州不同，巴斯古城从古至今依然是行政实体，1590 年被正式升格为“市”^[9]。

巴斯虽然历经风雨，经历了数次规划和重建，但是城市风貌依然保持着统一，楼房外墙普遍是蜂蜜般的米黄色，屋顶则是深灰色^[5]。该套城市色彩体系在当今巴斯已达到成熟，在之后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中，政府和社会的建筑行为因强烈的历史保护意识，而均受其约束和指导^[10]。

巴斯古城的城市色彩之所以统一稳定，主要原因包含两点：第一，巴斯古城最初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当时的罗马帝国，但是罗马的建筑色彩千差万别，主要依赖当地的石材进行色彩的设计和搭配，所以导致了虽然巴斯古城历经从罗马政权到英格兰政权的管理过度，其建筑色彩差别不大^[10]。第二，巴斯在 18 世纪约翰伍德父子的联合设计下，选择了尊重之前的城市风貌，并将蜂蜜黄和深灰色确立为城市的主色调（图 2a，b），在后期的规划和建设调整中，该项统一的色彩规划起到了关键作用^[10]。巴斯古城因迷人并且富有统一韵律的颜色被誉为“欧洲城市设计的典范”^[10]。



图 2 (a. b) 巴斯古城的色彩体系鲜明，以蜂蜜黄和深灰色为主^[9]

（图片来源于严宇亮、王雯赞《英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探究——以巴斯为例》，《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8 城市文化）》，2014：图 3-3，图 3-7）

三、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城市色彩形成成因的差异

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可以分别追溯到两大世界文明——汉文明和罗马文明，但是，它们历经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背景和文化传承后，都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其城市色彩都具有和谐统一、惊艳迷人的非凡魅力。虽然颜色系统不同，但徽州的西递、宏村和巴斯古城一起，均被公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可见两个案例具有较强的相似性和各自的个性，分析它们各自色彩的异同，对理解城市色彩有更深的推进作用。

1. 城市色彩的主观决策者不同

徽州传统聚落的城市色彩是由平面阶层所决策的，尽管后期徽商的繁荣带动了大量的财富流进徽州，但是徽商因其“明允笃诚”和“真实无妄”的特点^[6]，使得青、黑、白的色彩体系被稳定下来。徽商崇尚低调节俭和尊崇宗法，青、黑、白色系自祖宗祠堂和牌坊保留以来，徽州后人都是以遵循为主，无多余色系，体现家族权威^[6]。而巴斯古城的色彩体系是由皇族决策，在后期的规划和扩建中，虽然出现私人设计师的统一设计，但都受政府的信任和委托。这种上层统一的色彩体系一旦被建立，“自上而下”的体系便促使社会遵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斯重建时期，所有新建的房屋和公共设施的彩色均被统一到蜂蜜黄与深灰色的体系之内^[10]。详见表 1。

表 1 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色彩决策者比较

古徽州传统聚落		巴斯古城
聚落 兴建 时期	由平面阶层推动	由罗马皇族推动
	（古徽州聚落居民祖先由唐代北部中原迁往徽州地 浴场建筑采用当地石材，巴斯古城的雏形以当地石区 ^[11] 。多数为躲避战争的难民，奠定了平民阶层的 材的颜色为主要色系，但因罗马建筑本身无统一的 建筑色彩规划，所以巴斯古城的色彩体系建设相对 杂乱 ^[10] ）	（巴斯古城起源于温泉，后被罗马皇族兴建为浴场，

	由地主阶级推动	由专业建筑师推动
聚落	（徽商逐渐兴起，为使家族持续兴旺，引风水寓意	（在 18 世纪，约翰伍德父子针对部分城市建设运动
发展	人色彩体系中，后因明清时期的建筑色彩的等级限的不合理趋势，由政府授权，对巴斯古城的城市色	
时期	制，青、白、黑色系由徽商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推动，彩强制统一为黄灰色体系。由专业建筑师推动的色	
	达到稳固 ^[11] ）	彩体系完全建立 ^[10] ）
	由政府出台政策法规推动	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推动
聚落	（徽州地区以旅游经济作为支柱产业，为保护自身	（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城市色彩作为城
当下	风貌和吸引游客，青、白、黑色系被政府出台的政	市遗产的保护的重要部分，社会与政府共同参与并
时期	策法律维持）	同时推动 ^[12] ）

2. 城市色彩的文化内涵不同

徽州传统聚落的色彩体系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其文化内涵主要基于徽州自身的程朱理学。徽州人对程朱理学中的风水思想最为尊崇，主要因为两个方面：第一，徽州人的祖先饱受战乱，躲避到“环山绕水”的徽州地区才落地生根，并使得整个徽州衍生了辉煌的文化^[10]。可以说徽州人对家园地处的地势环境极为崇拜。这种崇拜和其衍生出的对山水自然环境的理解便成了推动徽州程朱理学的原因之一。第二，徽商的富裕和商贸活动需要一定的价值观规范，从徽州地区的空间布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体现，如水为“财”，水圳与水口园林联通整个徽州聚落，并将水引入家中，形成天井大院^[13]。

后期的色彩体系的稳定，便建立在程朱理学所包含的文化当中。白色在程朱理学中最贴近“道家无为”的思想，强调命理和谐^[14]。所以在徽州的发展中，白色不但抛弃了原有的阶级标识，同时因特殊的和谐寓意被大面积应用。相比于白色，黑色则体现了“天”的属性，在中国特有的封建农业文化中，“天”不仅寓意天空，也寓意着农作物的收成，“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思想在古徽州影响深远，黑色深刻反映了徽州人对天的崇拜。青色则寓意为“水”，代表财富。徽州聚落多滨水而建，聚落的“青”与聚落的水系相互呼应，以至于整个徽州聚落无不体现程朱理学的深远思想^[14]。

相比与古徽州，巴斯古城的色彩文化溯源较弱，主要依赖罗马人在对当地石材的利用而达到的实际效果。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后期的英国社会的保护意识极为强烈。这种尊重历史的社会意识和民族责任在不同政权的更迭里也得到体现^[14]。一般而言，巴斯古城中，从罗马古建筑到英国维多利亚式建筑，对于色彩的统一并没有明确要求，同样种类的建筑风格却拥有了极其繁杂的颜色。这也导致了在巴斯城市色彩体系建立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当地石材的基本材质色调为主要的标准^[9]。详见表 2。

表 2 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色彩文化内涵比较

	古徽州传统聚落	巴斯古城
	封建农业文化	奴隶社会皇族享乐文化
历史背景	（徽州色彩体系来源于浓厚的封建农业文化，使得	（巴斯古城最初由皇族享乐为用，色彩体系须满足
	色彩要与天地相适宜，尊重天地和周边的山水环境	人的视觉舒适要求 ^[12] ）
	^[12] ）	
	朱程理学与风水哲学	罗马建筑的实用思想

哲学信仰 （徽州人注重看不见的“风水”和“命理”，城市 （在巴斯建城的罗马人注重实用价值，就地取材成色彩要亲“水”，藏“气”，黑、白、青色系也由 就了巴斯的色彩底蕴——石灰岩的本源色）此而来^[13]）

社会意识	政府的法律保护及民间保护意识较弱	社会共同保护意识强，认同历史痕迹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全社会的参与积极性高，登录建筑保护制度
	（包括色彩保护在内的整体保护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强，社会对城市色彩建设的有效参与度低 ^[15] ）	将政府与社会之间保护制度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产权隔阂打破，有机的联系到一起，以便更好的维护和协调城市风貌 ^[9] ）

3. 城市色彩所基于的材料不同

古徽州的聚落色彩受材质影响明显，其中主要受建筑外观影响。古徽州的建筑喜用当地石材。首先，因徽州地靠白际山，而多使用其盛产的白垩，主要用其涂抹外墙，使其端庄素雅，同时又成本低廉，符合徽州价值观中的“财不外露”的文化思想。青、黑、白色系中的白大多指的是此材质。其次，黑色的黟县青石（又称黟山清水石）不仅常用于灰火墙和瓦片顶，还用于雕刻装饰，丰富了建筑外观。一般而言，黟县青石也被公认为代表了古徽州城市色彩系统的黑元素。最后，古徽州建筑常用的砖材料材质特殊，以“经过洗浆沉淀的细土制坯烧制而成，其色泽青灰，质地细腻，便于精雕细作”，其构成了色彩体系中的青元素^[11]。

巴斯古城最初由罗马人建造，因限于当时的人力物力，罗马人选用当地质地良好的巴斯石灰岩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在后期约翰伍德父子进行二次城市设计时，其“忠实地遵循当时英国流行的帕拉第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大师）的艺术原理”，并将本地的石灰岩确定为主要建材^[11]。将主要灰色的石灰岩和黄白色的石灰岩作为主要色彩。之后，政府规定了严格的色彩控制计划，新建的建筑必须使用当地适当颜色的石灰岩，这进一步促使了巴斯古城色彩体系的稳定。详见表 3、表 4。

表 3 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建筑材质比较

材质种类		材质选取原因
古徽州传统聚落	白际山白垩	材料来源于当黄山地区，其的选取不仅考虑到当地的可持续的发展程度，同时也考虑到其代表的风水寓意和财富象征 ^[12]
	黄山粘土砖	
	黟县青石头	
巴斯古城	巴斯石灰岩	材料来源于巴斯本地，巴斯本地盛产石灰岩，其以质地坚硬，矿源较近为特点，后期虽然多种建筑风格介入（如维多利亚），但都坚持使用原来的巴斯石灰岩，并且其因优良的质量而被指定为皇家建筑材料之一 ^[10]

表 4 古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的色彩寓意比较

颜色种类		颜色寓意
古徽州传统聚落	白色	白，青，黑分别寓意和谐，水和天，古徽州的城市建设欲集善风善水于一体，保持家族运势 ^[15]

	青色	
	黑色	
巴斯古城	黄白色	黄白与深灰为当地石灰岩中最多的种类之一，明暗交叉相互包含搭配，色彩体系本身带来的视觉震撼也独具匠心
	深灰色	

四、徽州传统聚落与巴斯古城城市色彩形成成因的相同规律

无论是古徽州还是巴斯古城，虽然其各自拥有不同的色彩体系，但是其都是世界上古聚落中保存了完整色彩体系的成功案例。两个案例在不同的时间长度和历史文化中都不约而同地焕发了色彩的魅力，使得城市（聚落）更加和谐，风景更加独具特色。究其原因，两个案例拥有相同的色彩形成规律，导致它们形成了成熟的色彩体系并被完整地保护。

1. 城市色彩的确定顺应文化背景

古徽州城市色彩体系的确定顺应了程朱理学衍生出的徽商思想和风水理论，而巴斯古城则顺应了罗马的建筑思想，即就地取材，喜爱坚硬石材。二者在后期的发展中，两城的后人对先人建立的色彩体系没有质疑和阻碍。如徽州人并没有因富裕而想改变代表贫穷的白色，而是继续保持，主要是因为对家族族权的尊重和对低调藏富的徽文化的遵循。随着时间的发展，白色也从“平民”寓意中跳脱出来，成为了天地和谐的象征^[6]。巴斯古城的早期建筑是基于对当地洗浴场所建设需要的实用要求，即需要在短期内建立供王公贵族享用的温泉建筑群。所以当地早期建立的城市色彩的象征意义薄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也因为如此，巴斯古城虽然历经了战争的破坏，但因之前被使用的本身就是当地的石灰岩，使得重建后要保持色彩统一的难度大大降低^[10]。这也为约翰伍德和后期政府进行维护压缩了经济成本。可以说，巴斯的色彩体系顺应了文化背景，也更加顺应了当地的经济和资源条件。

2. 城市色彩的成熟得益于稳定的空间结构

没有稳定的空间结构，其被依附的城市色彩也无法成熟^[12]。古徽州的各个聚落，无论具体规模大小，但是空间结构相当完善合理，每一个聚落均具有祠堂（城市纪念，公共活动功能）、书院（教育功能）、牌坊（标识，空间划分功能）、民居（居住功能）、园林（休闲游憩功能）等，结构上被水圳连接，建立了完整的城市给排水和消防系统，具有了相对完善的城市功能^[9]。并且徽州人将这种结构条理化，逻辑化，使得该种结构可以被推广和应用。巴斯古城以罗马浴场和亚贝大教堂为中心，而市中心便位于这两座历史建筑的南部，其临近艾文河，因靠近淡水和教堂，该片区的人口率先增长，但是带动的城市建设依然沿河而建。而巴斯作为旅游城市，其浴场、教堂等成为旅游景点，具有刚性的游客吸引力，使得从浴场、教堂到埃文河沿岸形成的老城区，依然是承载整个城市的功能中心^[10]。虽然部分当地居民迁往郊区，并新建了许多城市功能机构（如巴斯大学），但为了保护巴斯古城的风貌，在老城区的巴斯中心的空间结构依然保存，并且其本身的基本功能（商业，旅游）所发挥的产业功能支撑了巴斯城市的发展^[10]（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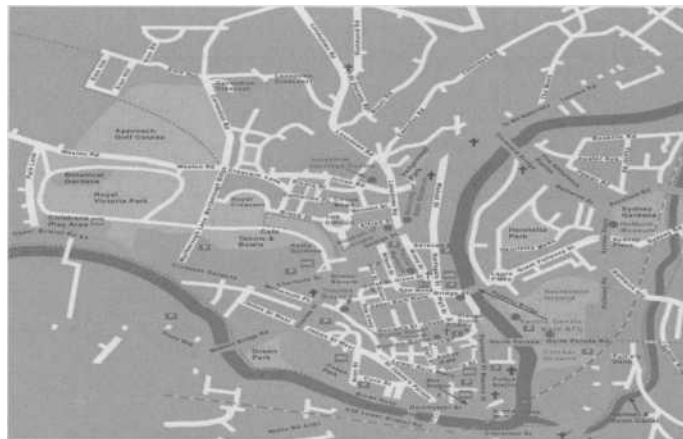


图3 巴斯老城区依然围绕教堂和浴场建设，并继续沿河分布^[7]

（图片来源于赵晓梅、王鹏《英国古城保护比较——达勒姆、约克和巴斯为例》，《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规划——2008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2008：图4）

3. 城市色彩的延续依托于城市发展的可持续程度

城市色彩的延续本质，就是其代表的城市文化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12]。徽州传统聚落和巴斯古城之所以能保持原来的风貌，并且能够焕发不同的魅力，主要是其背后的城市发展拥有较高的可持续程度。首先，城市色彩的维护涉及环境保护，住房建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社会的支持，城市色彩的体系则容易瓦解。古徽州和巴斯古城的社会支持度相比于各自所在国的其他城市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支持度^[10]。古徽州居民希望维护好家园的风貌，不仅可以美化家园，同时更能发展旅游经济，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巴斯古城的居民则更加认识到城市风貌本身的价值，英国政府结合当地在内的古迹建筑，在1947年后修改了新的城乡规划法，颁布了建筑登录制度，使得建筑的色彩体系建设得到了市民的支持，由市民社会阶层推动的色彩保护得到落实^[9]。

五、结论与启示

诚然，徽州传统聚落和巴斯古城的色彩系统体系虽然各有风格，但是依然保持着统一与和谐，这给了当今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建设以新的思考和启示。在中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始意识和建设相应的色彩体系，但是效果甚微。而徽州的传统聚落虽然相比于中国其他城市的色彩体系建设得更为成熟，却无法进行推广。主要原因是徽州传统聚落的色彩体系目前归类于文物保护单位之中，而无论是其中的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还是省市级的保护村落，其色彩建设仍然是以发展旅游经济或历史遗产保护为导向。在中国其他非旅游城市或非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价值导向的消失使得城市色彩体系的建设举步维艰。它们更多的是以发展自身城建规划和经济产值为唯一导向，而在此导向下的色彩体系建设急功近利，缺乏科学有效的建设方法和评价体系。

无论是徽州传统聚落还是巴斯古城，它们的城市色彩成因都是基于自身的文化底蕴和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循规蹈矩，并且也结合了当地人的生活需求。城市在发展中，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和环境条件，选择合适自己的城市色彩；这种条件下的城市色彩才最会被当地社会接受，并且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和方向。

参考文献：

[1] ROSA MF, STOW DA., Mapping fuels at the wildland-urban interface using colour ortho-images and LiDAR data, *Geocarto International* [J]. 2014, Vol. 29 (5): 570-588.

-
- [2]郝永刚. 城市色彩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D]. 保定:河北农业大学, 2008.
- [3]GARCIA-CODONER A, VERDÚ J L, BARCHINO AT, et al. Colour as a structural variable of historical urban form[J]. Color Research & Application[J]. 2010»Vol. 34(3):253-265.
- [4]WU X, XU S. Notice of Retraction Colour and urban landscape[C]. 201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April 2011: 1110-1113.
- [5]业祖润. 传统聚落环境空间结构探析[J]. 建筑学报, 2001(12):21-24.
- [6]王韡. 徽州传统聚落生成环境研究[D]. 上海:同济大学, 2005.
- [7]刘仁义张靖华, 安徽民居色彩成因及其文化内涵研究[J]. 工业建筑 2010(5):146-148.
- [8]罗林. 明清徽州村落的色质观照及其中国思维[J]. 城市规划, 1999(4):117-121.
- [9]严宇亮王雯赞. 英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探究——以巴斯为例[C]//城乡治理与规划改革——2014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08 城市文化), 2014.
- [10]赵晓梅, 王鹏. 英国古城保护比较——以达勒姆、约克和巴斯为例[C]//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城乡规划——2008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2008.
- [11]陆林, 凌善金, 焦华富. 古村落的景观特征及机理研究[J]地理科学, 2004(5):660-665.
- [12]王婵娟. 中国北方传统城市色彩研究及对现代城市的启示[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0.
- [13]陆林, 焦华富. 徽派建筑的文化含量[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2): 163-171.
- [14]王淑文. 徽州古建筑习俗研究[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4):27-28.
- [15]孙旭阳. 基于地域性的城市色彩规划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 2006.